

目 录

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1	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42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8	汪东兴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44
中共中央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	10	吴法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节录)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45
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10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	48
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16	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的一个批语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	49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19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的批语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	49
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小组 会议上的插话(节录)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	20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5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24	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55
周恩来、毛泽东在李广桥支部关于“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26	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56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	27	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5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29	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话(节录)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65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34	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周恩来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三十日	66
毛泽东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七月	36	毛泽东对柴沫妻子王若林的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	67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36	毛泽东关于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68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40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	69
		周恩来在听取汇报经济工作《十条》时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72
		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的谈话(节录)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74

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	75
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时的谈话(节录)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78
毛泽东对江青诬陷周恩来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	80
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81
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的谈话(节录)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87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的谈话(节录)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88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的谈话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	89
毛泽东同邓小平在长沙的一次谈话(节录)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90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 一九七四年末至一九七五年初	90
周恩来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	92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	93
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	94
周恩来就如何传达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等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99
中央政治局批评“四人帮”的两次会议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三日	102
毛泽东同邓小平关于批评“四人帮”的一次谈话(节录) 一九七五年六月	106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113
华国锋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114
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	115
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116
中央政治局四月五日会议记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120
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四月六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	122
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所写的字迹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125
毛远新的笔记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126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127
中共中央文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128
中共中央文件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129
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130
中共浙江省委文件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134
中共浙江省委文件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134

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

(未经审阅)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毛主席：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你们不也是这样？八月革命时你们有多少人？

胡主席：党员共有五千多人，没有多少军队。

毛主席：你们的军队开始恐怕只有几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你不是在帮我们的忙吗。那时，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那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被逼上梁山的。以

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什么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
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华国锋同志的讲话

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时的谈话(节录)

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对江青诬陷周恩来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

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主席：天下无奇不有。

毛主席：你有这套经验吗？你是一帆风顺，开始就当党的领导者。

胡主席：你说得对，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

毛主席：你有马克思保佑。你的马克思主义比我多。

胡主席：我不承认。

毛主席：为什么人家不反对你？

胡主席：我们是党小、国家小、军队小。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年纪都比我小，这也是个原因。

毛主席：你是老资格了，也有一个坏处，你没有受过挫折，没有经验。

胡主席：对。

毛主席：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

胡主席：正因为这样，你的经验多。

毛主席：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

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
二、三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克思主义。有丝毫
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路
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
打。如象说你们现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样。
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现在你们这八十万敌人，能
机动的不过二十万人而已；其他六十万，要守公路、机
场、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这一点上，你们会胜利的。

胡主席：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在西贡周围有几个营。

毛主席：但不要去打西贡、岷港。其他省城也暂时不
占。占了人家来恢复，又得跑出来。

胡主席：现在我们有一种特工部队，到市内去打英国
大使馆、打飞机场的就是这种部队。我们准备现在就去
打大城市。

毛主席：这个好。偶然进去一下又出来好，如象打岷
港那样。因为有你们的人作内应，铁丝网、壕坑等都有人
破坏。搞几百人进去，突然袭击；外面打炮。几个钟头
后，几百人又出来。这样好。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
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

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象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毛主席：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塞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

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换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换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

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施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塞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

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主席：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主席：帮助些什么？

胡主席：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主席：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主席：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主席：年产钢多少？

胡主席：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主席：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主席：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主席：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主席：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主席：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主席：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主席：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不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有些大工厂，很落后，比如鞍钢，有十六万工人，年产五、六百万吨钢，但它有落后的一面。上海也

-61-

这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无条件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革命斗争，都是对立统一。

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第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入。

胡主席：过去他们参加过国民党？

毛主席：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胡主席：他们被国民党收买了？

毛主席：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

-66-

算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

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通外国。

胡主席：留下来不是危险得很么？

毛主席：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主席，我们就是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搞文天祥嘛。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毛主席：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搞文天祥嘛。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主席：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干过。

毛主席：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不了不起。

胡主席：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主席：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同志：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毛主席：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

主席，我们就是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搞文天祥嘛。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主席，我们就是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搞文天祥嘛。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主席：一九五七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主席：没有这一次深入。厂还。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纸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转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主席：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主席：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主席：所以有矛盾。

毛主席：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主席：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主席：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主席：听了毛主席、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主席：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

-71-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

-85-

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

动，应严肃处理。

(中发〔86〕401号)

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还提供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讲话记录，是根据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的记录整理的。这份记录还有以下内容：“少奇同志说到，我在北京，委员主要负责任时，主席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主席说：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这无非是我们下台。……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请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少奇同志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刘共同志提到对军队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主席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中共中央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 选举结果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现将上述选举结果通知你们。此名单传达到县团级，不向党外传达。

(一) 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

陶铸 陈伯达 康生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二) 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

李雪峰 宋任穷 谢富治

(三) 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一人：

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四) 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

谢富治 刘宁一

中 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400号)

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

(速记草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主席：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

什么时候谢胡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同志：去年五月。

主席：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两条道路，两个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我也说，究竟那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171—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个集团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

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主席：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路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主席：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已：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主席：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

—278—

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接着八月三十号到八月中旬我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期就有人才写了一批二百个中国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这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三、四、五这三个月是决战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明年三、四、五月或者还要长。才相信我们这个党是好人。好几年前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一个《人民日报》（中央机关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电话，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行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校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

—279—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主席：他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

周恩来同志：我们说就是将来也用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一个体系嘛。

主席：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小学

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主席：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主席：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是一个。

主席：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主席：“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

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主席：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主席：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

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我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注：这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记录稿。

毛泽东关于 “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同大家研究，

—245—

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搭死水。

过去青年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找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

—246—

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文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刺、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出的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

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这样的人都不要，越多越好，但要做检

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摸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

-249-

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六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这是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戚本禹记录稿。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
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今天开的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数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

这次出席的中央委员，原有能到会的为四十位，要补选十位，因为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死去十人。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提出下述十位同志补为中央委员：黄永胜同志、许世友同志、陈锡联同志、张达志同志、韩先楚同志、潘复生同志、刘建勋同志、李大章同志、吴德同志、刘子厚同志。他们原来是候补中央委员，今天在十二中全会上补为正式中央委员。（鼓掌）

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中央委员原来定额是九十七人，现有五十人出席，过半数了。其他能出席

—273—

的还有九位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出席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共五十九人。

其次，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文革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那个时候，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经过这两年工作，逐步地扩大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都是中央文革成员。五位以外，参加成为碰头会成员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七位同志，一共十二人。

再次，在军委处理日常工作的，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成立了军委办事组，得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了的有六位同志，就是：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刘贤权同志。

这次出席会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省、市、

—271—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

现在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了与上面重复的以外，每省出席两位，共五十二人。各省、市革委会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力量。他们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的地方的革命权力机关。

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各出席一个人。有的大军区同志在前面已兼有别的任务，也就没再来人。举例来说，福州军区韩先楚同志、皮定均同志就是福建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那个大军区就再没来人了。这样例子别区也有。所以，全国十二个大军区只出席九位同志。

最后一项，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出席了四位同志：郭沫若同志、李天伦同志、曹荻秋同志、郭玉峰同志。

总人数合在一起，重复的不算，共为一百三十三位同志，这是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速记稿。

—275—

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小组会议上的插话（节录）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

康生同志：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砸毁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一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个时候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撒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

—276—

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谁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文元同志：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同志：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同志：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同志：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文元同志：自己暴露自己。

富治同志：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同志：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同志：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放火”的了。

康生同志：“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富治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

海工人党统一归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互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宝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闻天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时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

-275-

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二十五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文元同志：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同志：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九个，第九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大残忍

-280-

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造图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富治同志:“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文元同志:阶级感情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受到残害不哭?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你要哭,是什么阶级感情?

富治同志:为刘邓司令部垮台的悲哀。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把反动纲领统统搬出来了,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281-

康生同志: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同志们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副主席讲话也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说,十三期社论开始老干部被整,干部靠边站。十月五日紧急指示是对军队的,当时军队文化革命落后了。他们说这个紧急指示错误是主要的。

江青同志:十月一日陶铸的女儿由上海到了北京,被陶铸的老婆带到天安门上,向主席告了一状,林副主席感到被动,搞了个紧急指示,军委、中央文革都讨论了的。放“联动”,连“西纠”的九个也都放了。“联动”的刑具非常残暴,完全是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刑具。

文元同志:他们就是为这些联动头头被批判而流泪。

富治同志: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

谭震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

-282-

什么样子。刘邓、宋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江青同志：还有“三和一少”呢！那是王稼祥搞的。

富治同志：“三和”，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一少”，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刘少奇指出陈云同志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原件注有：“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的发言摘要（记录稿）”。

-28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闭幕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我就没有什么话讲了。林彪同志讲了那么多，同志们也都讲了很多。这一次会呀，我看是开得还可以，开得好嘛。特别是有些同志，特别是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看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十三号，（周恩来同志：今天是十八天。）十八天，就比较了解了。象高级干部都不大清楚，我们过去也没有通风。过去嘛，各省也都派人来，每省解决问题，也没有功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个全会上，由于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象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每天都有简报。

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

-284-

么十分了不起呢，我们三北京的人看，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嘛，不同意，他要说话。要说话，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党也是党内生活也是许可的了。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什么？

（周恩来同志：京西宾馆。）

毛主席：京西宾馆嘛。他这个大闹嘛，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他没有什么秘密嘛。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倒是细节无须乎多过问，还是大闹节目要紧。那些细节呀，比如讲往来多少次呀，谈哪，在桌边上讲过一些什么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嘛，倒是不需要那么着重。如果党内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而把大问题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么好罗。所以，我说嘛，事情是相当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说是那样天就会跌下来呀，或者地球就不转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还是照样转。你那六、七个人反

—265—

对这个地球让它不转吗？

对于这一批人呀，请你们注意，在清理阶级队伍里头，对于学者，这个学者，无非是比较好的、中间派，比较右的这么三种。我现在着重讲的就是这个比较右的，我们怎么对待他们？这个世界上面，你总是左、中、右嘛，你没有右，你这个左那儿的呀？为什么人长两只手呀？这个叫右手，这个叫左手。长一只不行吗？他就要长两只呀。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大纯了，我看也不大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嘛，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的时候，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讲话，说他没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对于我们那个条件，那个三条，第二条是不那么合。作为协商，有这么少数人参加呀，我看也有好处。

—286—

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楚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一个“准”字。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是不是呀？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嘛，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嘛，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改，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增要紧了，我看。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地球照样转。这个胡琴不要拉得太紧了。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速记稿。

—257—

周恩来、毛泽东在李广桥支部关于
“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李广桥支部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

周恩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毛泽东

一月三日

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打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

(当汇报到珍宝岛地区敌炮击到我纵深七公里时)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七千公里。七千公里就打到郑州了。一个县一个团，战时就象割韭菜一样。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充足理由律”。打进来，地球照样转。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它也需要动员，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他们的军队很穷，发一套衣服还是家出钱。我们的衣服是国家发的，也是人民的，但是经过了国家征的，因此就比较公正了。这次会议

—302—

要动员一下，请总理讲一讲，请总参也讲一讲，动员大家。

日本人打败了，就是苏军小，没有很强的。另一方面，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垮了，下面要照常打。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战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林彪：今天的行动（指三月十五日苏修挑起武装冲突）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边人指挥的。〕就让他不升，苏方都在他时间。它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我们有人说：人犯我，我必犯人，应当改为我必自卫。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东西，拉拉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表扬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打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

—303—

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他们到军队里去，开始有的人不愿意出早操，后来比战士起得还早，开始有的人行军不愿背背包，现在不但愿意背，让他坐车也不坐了。……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范传达，有一个范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

内查外调，外调的人太多，关的人多了，外调的人就多，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戴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教授、讲师、支部书记（指行政干部）要分化，坏人总是少数。清华一个系，几十个人解放出来，工作都是听话的。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坏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多在教员的干部中打主意。连一点也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

仅北京有，其他地区也有，因为你们还有个八条嘛！！

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北大也没有一个典型！叛徒、特务是否都要戴帽子，他们或许有严重历史问题。特务、叛徒无现行活动的，也可以戴，也可以不戴，等他违反的时候再给他戴嘛！坦白了是否要从宽，手里拿着帽子不戴，个别人戴，多数人不戴。一个人戴了右派的帽子，不但他自己难办，一家人也戴不好办了。

北京到天津二百公里，风气同这里就不一样，关了不

少人。学生都想走，成分好的搞专案，成分不好的没事干，都想走。

一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二是负责人要抓点，心中有数。

美国劳工党说我们没有批评越南、柬埔寨。

葛伯资本是资产阶级，但与帝国主义不同。

打倒美、修、反，有人怕。

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

我们的部队这次很勇敢（指珍宝岛反击战），不怕

死。

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都知道了。

报告上（指九大）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再加上一个三座门。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现在与那个时候不同了，那时他们是公开发表的。

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

二中全会（七届）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槩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会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造成“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

就是这些。主要是落实政策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

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

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各省都可以造。这是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

动。人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

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斗争、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的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

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什么步社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而主么特务机构。这个巨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爱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保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

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他。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

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共委员会，要使全体中国人民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靠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讲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才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合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人，不管你是那个山头或者那个省的，或者是北方、

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
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
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
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
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
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
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
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
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
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
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
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
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
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
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

所以，从马克思主义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
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

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
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
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
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是谢富治。
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
都说你们无辜。而保护他的，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
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
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
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
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全
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
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
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诸
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
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
——337——

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均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

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讨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9〕21号）

中共中央关于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党全国亿万军民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倚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煽动，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连，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为害很大。毛主席教

导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不多了，但还有反革命，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会乘机兴风作浪的，所以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奇怪。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性的表现。当前国内外阶级搏斗激烈，反革命分子必然要跳出来，或者由国外派进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此必须提高警惕。

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为此：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反动派”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原则，对不同的犯罪，予以不同的处理。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轻，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在斗争中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他们坦白交代，立功赎罪。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

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的罪状、批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群众专政的目的。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重要案犯需作紧急处理的，可用电报直报中央请批。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特别要严防用资产阶级派性来混淆敌我，在那些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和单位，应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把钻在丰派里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

要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建设一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公安队伍。

望各地接此指示后，认真讨论，切实执行。

（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3号）

-25-

毛泽东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七月)

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
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
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
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
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这
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
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
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外大好的形势下开这个人代
会和提出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
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
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
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的安排。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
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

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多种的，不会是平均的，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条件当然很重要，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革命形势，但无很好的领导，就不能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条件，又有这种正确的领导。这种正确领导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成为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继续革命的国家，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没有被世界上修正主义的逆流所同流合污，成为中流砥柱，这是很不容易的。挡住这一个逆流，很不容易。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在国内、国外

除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以外也都承认。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哪，什么李立三哪，瞿秋白哪，王明哪，刘少奇哪，中间还有个张国焘，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只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就会要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我们是很幸运的，在各个严重的历史关头，靠着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的。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工作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在过去，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的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很不巩固，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例子是不胜列举的。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关于这方面的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特别是年老同志，必须把这些思想向下传递，传下去，讲清楚。使年青的同志们知道来之不易。就

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自流的，就可以成功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革命也可以失败的。很多国家，像欧洲那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没有成功，损失很大。力量很大的，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也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二十年，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高的地方，对毛主席著作背学、背用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去的，就是物质的这种力量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毛主席的具体政策，具体指示，具体做法，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发生变化。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

—39—

又是青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

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敌人当然是反对了，不清说的了，就是党内也是不平衡的。我虽然不能经常到基层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办法，就是派些人下去问，下去调查研究。所碰见都是这么一种情况，凡是工作搞得好的，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运用毛主席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斗私批修，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同时开展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派的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思想，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他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思想，以及各种具体政策，这一切对动员群众，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老三篇”还是很起作用的。

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了，他对各种问题都接触了，都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都有重要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水平高。世界上是有创造的，不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是有创造的，自然科学方面，你看那个时期没有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解放人类的科学，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毛主席对马列主

—40—

义是有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只要旧的就行了，这是过去古老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思想。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想把思想的发展停下来，认为是已经完成。在自然研究方面，社会历史研究方面，都有这种人承认发展。可是事物总是在发展。这个地球原来就是一团火，然后慢慢地又有空气又有水，然后慢慢地有低级的生物，然后慢慢地有动物和高级动物，进入人类社会有低级的社会，高级的社会。现在我们是处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我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相比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回答了这些问题吗？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现在的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

-41-

合。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个客观条件，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边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勇敢地同敌人进攻，发动革命，很勇敢地打击那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很广泛地动员工农兵群众，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革命魄力，他的马列主义的最高水平，历史

-42-

的广阔眼界，是分不开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能够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在国际上取得这样崇高的威望，同毛主席领导几十年来的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就是宪法里面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注：这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记录稿。

—43—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 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对，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

—44—

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感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了，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 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

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

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

—47—

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能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

—4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若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

产阶级专政。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汪东兴在中国共产党 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几十

—51—

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们自己。

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

—52—

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宁办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又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53—

吴法宪在中国共产党 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节录)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昨天晚上政治局会议决定要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讲到，毛主席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宪法中的灵魂。虽然听了一遍，今天上午又听了两遍录音，但我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报告，还没有完全领会。我认为，林副主席的报告是最重要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领导，对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都作了最高度的概括。对我们教育最大。而且这个讲话是在重要的时刻讲的，讲话针对性很强。指出特别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深思，老同志要把毛泽东思想传下去，要带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我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

—54—

所不懂。

修改宪法的过程，也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确实是这样。对宪法中到底怎么写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有不同意见的，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多写少，在认识上都是有不同意见的。

开始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言、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怎么写，有人就提出不要“突出”。在全国人民讨论后，有人还不同意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说是在序言中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可以了。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进宪法，这是全国三十二个单位一致的意见，如不写，会产生什么影响？昨天康生同志讲的群众愿望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了吗？我们说，全国哪项工作，只要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就要失败，就要垮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这伙人就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犯的一条最大的罪行。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

—55—

到宪法，于是就成了现在宪法中的一段话，“而毛泽东思

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了，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关于这个问题，宪法是本来没有写，是讨论中额外的问题，可是有人却借这个机会进行贬低。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全党全国人民一致公认。如果这股风吹下去，这怎么得了？所以，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要冷静的想一想，对我自己教育很大，值得我们深思。

（曹轶欧同志插话：向大家介绍一个情况，我们同外宾接触时，发现不少把毛主席的《老三篇》印成小册子装在口袋里。世界革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是非常热爱的。）

我们现在在墙壁上挂语录，这是为了便于学便于用。举个例子，我们有一次在大会堂讨论修改宪法，从下午三时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一时，对于人民这个问题如何表述，想不出办法，就是后来看了墙壁上毛主席的一条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受

—56—

到总发，于是就成了现在宪法中的一段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我国各族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历史事实，是几十年革命斗争所证明了的。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念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天才的语录，因念的比較快，未记下，略)。

大家听了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怎么能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个讽刺”呢？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等各个领域都发展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发展了，自然科学方面也发展了，都发展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就没有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对这个问题，一种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是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教育，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斗争。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的水平很低，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但我有决心，忠心耿耿地、老老实实地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

我们要在新宪法中突出毛主席，突出毛泽东思想，使新宪法成为全国人民争取新的胜利的战斗纲领。

我过去在工作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有决心改正。决心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要经常地进行自我批评，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捍卫毛主席，永远捍卫毛泽东思想。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 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

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

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

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

—63—

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的一个批语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

六、中央旧中宣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此件发至省、军级)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60号)

—60—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主席、林副主席：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的主权已经由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在日军投降中接管过来，实施了行政统治。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均先后承认台湾业已归还中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属于中国内政，美国不予干涉。

只在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起后，美国为了扩大侵略范围，才同时以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接着以美国武装力量侵占台湾。后来，又在一九五四年与蒋介石集团缔结所谓共同防御台湾条约。我国政府曾一再声明反对。

朝鲜停战后，我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即公开声明：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中美关系问题。但解放台湾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两国大使级代表开始进行谈判，先在日内瓦，后移至华沙，经过十五年，谈判一百三十六次，一直没有结果。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就是美国政府必须将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解放台湾，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亦决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出现。

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侵越战争一再扩大、升级。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企图以从越南撤军和走向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两张牌来缓和国内外的反对，并为他连任总统作文章。

时间过了两年半了。侵越美军已从五十五万减到二十六万，但战争“越南化”无把握，战场且有扩大趋势，不继续撤军，又易引起国内外极大不满。这就使美国在谈判桌上更加被动，只得以战俘问题为借口，来拖延撤军，摆脱困境。我们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

中美谈判在约翰逊、尼克松交替前后已中断近两年，中苏在边境冲突后忽有两国总理的会谈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这不能不使尼克松政府急起采取主动。在一九六九

—117—

月三日美驻波大使亲自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找我翻译的我代办会晤，表示愿恢复中美会谈。一九七〇年一二两月进行两次会谈，美大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美分歧，它无意站在那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同台北政府的关系，有协助保卫台澎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随着亚洲和平和稳定的增长，美国将能削减现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美国愿讨论不仅台湾问题，而且在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我代办在两次会谈中表示：只有严格遵守五项原则，才能实现和平共处。我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更绝对不能允许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我方提出如果

美方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谈，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接着，从一九七〇年三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金边支持朗诺、施里玛达集团，颠覆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统治。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于三月二十三日发布五点声明，号召柬埔寨人民为保卫祖国而参加民族统一阵线的抗美斗争。四月，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举行最高级会议，发布抗美斗争的联合宣言。五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我方认为，在当时继续中美会谈是不适宜的，于是会谈又告中断。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庄严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根据战后二十多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提出了这一高度概括的科学论断。声明发表后，世界形势更是大好。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开得毫无生气，但在表决两阿（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十八国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驱逐蒋介石集团出联合国的提案时，却第一次得到了多数票通过。在此前后到现在，宣

—119—

布与中国建交的已达到十个国家。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通过各条内线急于向我们进行接触。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某国元首来访，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他准备派出高级人员甚至是基辛格在第三国与中国高级人员对话，希望中国领导人了解美国是要走向同中国和平的，并准备同中国签订某种贸易协定。我们通过某国元首，给尼克松传话的回答是：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经过某国元首的传话，尼克松总统的回信口信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收到。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各种安排。

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公开宣布配合西贡傀儡部队侵犯老挝九号公路，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我们的答复因推迟。四月初，毛主席指示为满足美国乒乓球队的要求，邀请他们同其他四国乒乓球队一起访问中国，这就重新开始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这一乒乓小球的转折，推动了世界形势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在美国，尼克松

-120-

迫不及待地作了多次表示。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在四月二十一日给他回了一个口信，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很快得到了尼克松的回话，表示诚挚谢意，愿在两星期内给予答复。五月十七日口信于十九日转到，尼克松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到中国来。接着，尼克松于五月二十二日又补来一个口信，说明美国总统在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关于美苏两国政府同意在今年内制订出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的协定，决不会影响美国总统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不签订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基辛格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他将参加的预备

-121-

会议的议程之中。

面对这三个口信，我们在五月底作出回答，欢迎基辛格博士来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复信稿附后，已经主席批准，并发出）

现在，我们应对基辛格的预备会议和尼克松的访问，作出各种可能的估计，预拟出各种对策，以便根据实际发展和变化，随时提出审查和讨论，必要时可加以补充和修改。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22—

五、如目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

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上述各项，可能在基辛格到来后谈出一点眉目，以便为尼克松的访问开辟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因我们这些主张正好为尼克松的竞选对手准备条件。那么，为什么要先与尼克松商谈呢？因为他是当权派，如能得到他的赞同，这些主张在大选前实现的可能性就大些。如先与其反对派谈，即使得到赞同，成为竞选纲领，当选后亦未必兑现。不如先当权派，后反对派，这样我们就更加主动。并且基辛格来谈招致失败，对尼克松竞选大不利，这也可对基辛格增加压力，或者也可使反对派振振有词。

—123—

有人问，中美会谈不同一般，会影响美国人民的斗志。美国群众运动，在尼克松上台后，确是高涨，重点在反战和反种族歧视。有人说，运动处于抛弃改良走向革命过渡之中。我们正好以从越南撤军和从台湾撤军、走向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两张牌动员美国群众，影响当权派反对派的政策，增长群众的斗志。目前美国真正左派朋友都承认，美国正处在革命大风暴的前夕，群众思潮动荡起伏，需要正确领导，也正在开始锻炼和考验领导。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而印支抗美战争，中美人民来往和两国会谈，正是动员美国群众、考验群众领导的好机会。当年中国大革命（1924—27）前夕，苏俄一方面派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派大使驻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列宁当时采取这样的外交路线，是起了动员中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这段历史可供参考。

又有人问，中美会谈会不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远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

—124—

于印支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

又有人问，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否有诈？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小则放蒋出笼，大则引苏东向。今天的形势是我们不断同帝、修、反斗争胜利的结果，也是美帝内外交困和美苏争霸世界的必然趋势，姑不论美帝有无欺诈的可能，我现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斗、批、修阶段，战备不懈是我经常任务，若有风吹草动，正好锻炼我动员和作战能力，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为准备六月中的预备会议，政治局根据五月二十六日会议的讨论，写成报告，并于五月二十九日宣读、修改如上，请予审批。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125—

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总理向叶海亚总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总统下极其迅速地转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三次口信，并且十分高兴地将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一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有关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基辛格博士最好将来华时间定在六

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地点可在北京，由伊斯兰堡可直飞北京不公开的机场。乘机可用巴航波音机，如需中国专机，亦可派往接送。会谈连同空航来往，约需三至四天。通讯如需架设自带的无线电机，可于抵离北京期间临时启用。

鉴于基辛格博士行动难于严格保密，也可以考虑以公开身份未谈。如仍需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严格保证。在会谈有成效后，如需会后公布，当由双方商定。

其他细节，可通过叶海亚总统和中国大使直接磋商和安排。

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完)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40号)

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 座谈会的同志时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最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总理插话：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副主席进来了）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他们对付林彪、陈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总理插话：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是树他自己的。（总理：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讲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问题搞清楚

—152—

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总理插话：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杨勇是怎么回事？（叶副主席答：当时我也不清楚。）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总理插话：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淮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

—153—

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叶副主席插话：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

的，那有那个事呢？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指张国华）你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总理插话：后来是司号长。）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那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冀登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总理插话：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此件摘自中央档案馆文件（中发〔1971〕1484号）。

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速记草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三百一十二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九十九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七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窄狭。去年七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连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176—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象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这场斗争，从二中全会以来分成两个段落，是贯穿主席一条红线来指导这个运动的。因此人数我们就提议扩

—177—

大，主席批准了。

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文件之一，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一共十二件。《我的一点意见》，主席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主席去年八、九月巡视南方各地，跟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三个是全文，其他是批件。比如说主席对中联部关于跟荷兰党内的人谈话的批示；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的批示；对华北会议的批示；对去年计划会议的批示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会议文件之二本里找到。这个只印批示，不印原来的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去查就行了。但是为的要贯串起来学习主席思想，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如何教育大家，对林彪这些人如何教育，都可以从文件之一中看出来。

文件之二，就是刚才说的，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

主席批示的、中央发的有关文件都印在一起了。这里头有的是要查的了，比如刚才说的主席的八个批示，从文件之二里头就可以找到报告的原文。同时，也有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联系起来学的，如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在那个大本子里也有。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月十三日编为第一本；九月十三日以后到现在编为第二本，分为两个段落。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像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我们只说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林彪的话就不要勾掉了。但是还继续登林彪的照片，还不断地引林彪的语录，一直到十月、十一月，吹捧林彪的话在报告上还有，这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件也印出来，大家再看一看。这都是发过了的，但是不见得到会同志都看过。这是文件之二。

文件之三，这是这回学习的重点之一，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原来已经

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三百一十二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

文件之四，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陈伯达反革命历史的罪证。这个里头，也比过去的东西多了一些。就是他的国民党老反共分子证据确凿，托派证据确凿，被捕叛变自首成了特务，这也是证据确凿。他整个思想是从国民党右派一直到托派、修正主义分子。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象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那么

严格，常常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当然，现在大家主要的火力是对付林彪反党集团了，但是陈伯达也是主要成员，大家有什么知道的事情，或者跟他共事的时候知道一些什么事，还可以揭发，还可以批判嘛，这样来充实这个部分。因为陈伯达里通外国的材料还不完全，如果还有更有分量的材料就更好，这个我们还在继续审查。

至于材料之三那个前言，主席昨天也说了，“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主席说，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就是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已经印了，主席批评的意见，我们把它说出来，大家知道就是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材料了，不审查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再揭发也就是这类性质的问题了，还有比这个更凶的吗？要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谋害罪状千真万确的证据，那么多嘛，人人愤慨的嘛。这个性质是不变的了，顶多就是补充材料，不是继续审查的问题，而是揭发的问题。我们的措辞上是有点毛病。这好在是征求意见了，大家有更尖锐的意见，还可以提给我们，我们是欢迎的。因为专案组抓这个工作越看多了，有时候明摆着措辞不当，

有时就疏忽过去了。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改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以为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

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我们的会议除正式文件外，还有参阅的文件，我们也是不多选，选那些重要的。

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就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挂了一点抗美援朝。重点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人把他说成好象是了不起的。现在陈毅同志放去了，他生前揭发了一件事，这个文件上面也选了。就是说，从三河坝离开，朱德同志拍胸脯，要大家跟他走。因为他是在旧军队呆过，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敌人，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朱德同志：连长）连长。他也离开队伍。当时离队之风那就很盛了。比如那个时候师长周士第就离队了，还有李硕新也离队。李硕新后来做白区工作牺牲了。林彪也带着钱，带着枪离队，走不出去了，才折回来。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井冈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们就这样子写，这是错的。所以，从军事路线的斗争上看出，林彪的“左”倾路线是一系列的。我也犯了“左”倾

—184—

路线错误，那应该承认，检讨自己嘛。那么林彪一点份没有吗？就那么正确吗？现在把他《论短促突击》印出来给大家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这也是关键性的文件了。长征的时候，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遵义会议以后，他不断地反对主席。给他的命令，他就反抗回去，不执行。到会理会议就更厉害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那个军事文件上，对会理会议这部分，语言不详细，只有一两句。会理会议，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都下野，他推彭德怀挂帅。这一段，文件上没说几句。剑英同志，恐怕那要请你补充几句。主席现在在看，他对这个有兴趣，我们还可以补充几句。因为那一段会理会议只有几行，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荣臻同志也清楚。红军不少干部知道会理会议这个事情，但是不晓得内容。（聂荣臻同志：没有传达。）没有传达，照顾了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应该这样子。他到张国焘那里，他也动摇；到陕北，他两次写信给主席要到陕南打游击；东渡黄河，他也动摇。大相寺会议，批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批判了聂荣臻同志，他也有份嘛，他一句话不吭。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等等。他后期在苏联，回来崇拜国

—185—

民党。现在还查出来，他就主莫斯科的时候，大概是共产国际动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捧蒋介石、陈诚，还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话引了一段，但是只字没提毛主席。这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写的，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是三、四月回来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文章不亚于王明。他回来以后，解放战争，主席昨天说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大概觉得他占了一个半。今天剑英同志说，恐怕他不只只认为一个半，是两个。因为主席说，辽沈战役是他指挥的了，平津战役有晋察冀，有华北的部队了，他算一半吧，所以一个半。实际上这一个半战役，主席说，最麻烦就是他了，不断地跟他商量，不同意又改，改了还不同意。总是主席的命令下去，三番五次地商量他才同意。有时硬不执行，几乎让东北的敌人跑掉，几乎让平津的敌人跑掉一部分。这个大家看文件就晓得。所以这本东西主席要去看，看了以后我们再印。

参阅文件之二就是在学习批林整风的一些文件时，在京的中央委员的一些老同志，有九位同志写了书面意见，我们也把它印出来了。老同志中有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还有曾山同志、邓子恢同志（邓

子恢同志现在病着，请假）等一共九篇。此外，还有一些老同志，如果还有揭发材料，我们还可以续印。

——参阅文件之三，就是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

.....

参阅文件之四，就是刚说的《论短促突击》这篇全文找到了。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林彪死党那么精，到处都控制，就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就有林彪的《论短促突击》。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飚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军博已经被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控制了嘛，他应该去过去过目嘛，他也顾不了这么多。所以，做坏事的人，心术不轨的人，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了的。国家这么大，能盖得住？现在就证明了，就从军事博物馆抄来的，是吧，耿飚同志，没错吧？（耿飚同志：没错。）他最后一段就是引用华夫的文章。华夫是谁呢？就是四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的时期，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这个人是个德国人，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人的军事思想完全是不对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也不是那样的，他就是拼了，分兵把口。那个时期有个杂

志，叫《革命与战争》，林彪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那个杂志上，他特别称赞支持李德的观点。所以，他也有份的。彭德怀有份。当时李德很欣赏第三军团的三个头子，先欣赏彭德怀，后欣赏林彪，这不是偶然的。当然了，我们当时也是犯错误的了。林彪也不是正确的，他同样也是犯错误。你犯错误就得承认，这个事，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过。

参阅文件之五，是中央联络部搞的，就是中苏关系里头有十一个问题，它不是编年的，是按问题的性质分的。这个文件里头是讲些事实了，说明中苏关系是怎么造成的，都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搞我们的了，从海军基地、两国联合舰队这些引起的了。也作参阅文件。

今天政治局讨论，打算在会议文件里加一个之六。就是在一年半之中，前年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批陈整风，吴法宪、叶群先作了检讨，这个检讨都是前年写的，吴法宪检讨是九月二十九，叶群检讨是十月十二，这个检讨当然不深刻，但是先给主席看了，主席批得很尖锐。这两个批件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打算把他们这两个检讨印出来，印小一点，把主席批示印大一点，使大家可以学习。主席是批得很尖锐，但是总是教育他们，希望他们改。

然后就是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的检讨了，那个检讨他们都是对了口径的。我们有时候帮他改，说那些东西应该说的更深刻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看过嘛。主席还是启发他们，先得到的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主席还提议帮他们加一段，说，你们如果同意，你们把这段加进去。后来就是吴法宪、叶群的，主席也批了，这些在批陈整风会议上发给大家的，我们这回打算跟前面两个批件摆在一起也把它再印出来。他们的检讨现在看许多是假话了，但是主席根据他们的书面的话，还是尖锐的批了，还寄予希望，要他们改的，我们可以对照来学。我们今天商量这作为文件之六，大概这个报告主席，主席会同意的，因为这样更有利嘛。

从前年庐山会议起，到去年“九·一三”，把这一段主席的这些文件汇集起来，这样就更看得完全一些了。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就会更深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陈整风会议文件。

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 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主席审阅)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总理：头子在班房里。

毛主席：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

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主席：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ALL-RO
UNCIVILWAR。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主席：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

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总理：名义上是论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主席：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主席：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主席：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摔下来了，还是飞到苏联去了？

毛主席：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外交部绝密文件，文特60)

—191—

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
的请示报告和周恩来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三十日)

总理并中央：

在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和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对外工作发展很快。但是，外事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一些环节上还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外事工作体制，外事工作队伍的状况和一些规章制度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作需要。在接待工作、口岸工作、归侨和外国人的管理工作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拟于近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现将关于会议的几个设想报告如下：

一、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

—197—

府主义，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中 联 部

外 交 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

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 恩 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一〕

张 春 桥 的 批 语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

—198—

题是否仍然是没“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妥否，供参考。

春 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二〕

江青的批语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199—

毛泽东对柴沫妻子王若林的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

纪、王处理。

似不宜点名（逼死了人，还要开棺吗？）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王若林来信中说，军代表向他传达了关于春沫问题的结论，肯定他是党叛徒、内奸、机会主义者，同时又肯定，春沫是。王若林认为，春沫是在特殊条件下受蒙蔽而下台的，并非真叛党、真内奸、真机会主义者。王若林在信中还说，

—200—

毛泽东关于废除 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附件]

周恩来对贯彻执行毛泽东批语的意见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201—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押犯人公告，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式办好退回。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题是：《毛主席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的一封信的批示》。

—202—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主席审阅）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

主席：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 FRIENDSHIP（友谊）。

基：我们方面的感情是这样。我告诉过总理，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象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主席：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 EDGAR SNOW（埃德温·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主席：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

—203—

过渡时期。

主席：对。

基：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席：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主席：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主席：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

—204—

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主席：他们不团结。

基：不团结，而且不像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总理（对主席）：帮助蓬皮杜，他（指基）同意。

基：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主席：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两家联合。

主席：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象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

—205—

德国打俄国。

基：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主席：我正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百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主席：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主席：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206—

译员：MODE OF ACTION（行动方式）。

基：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末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样的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主席：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这是我们的立场。

主席：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基：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主席：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还有治外法权。

主席：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

—207—

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总理：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注：此件节自外交部绝密文件（〔73〕办文特1号）。

—208—

周恩来在听取汇报
经济工作《十条》时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十条》，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搞了一个初稿。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国家计委向总理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时，汇报了十条的主要内容，即：（1）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主要是中央和省、市、区两级的平衡。反对各行其是。（2）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3）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力都要服从中央和省市区的统一调度。（4）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保证物资调得动，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申请物资，不准弄虚作假，虚报冒领。（5）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金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

-209-

设。（6）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区或少数省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7）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整顿企业。（8）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9）加强纪律性，纠正不正之风。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给予批评教育。违法乱纪的，要按照党纪国法给予处分和制裁。（10）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在汇报过程中，总理针对《十条》的内容和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说：

六九年以后，经济管理瞎指挥来了。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厂给炸了。林彪一伙直接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七三年。恶果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挡住。九大以后，林彪一伙破坏计划的材料，搞他一本，大家批判嘛。

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生产怎能上去。按比例发展，根本没有比例！

协作区问题怎么提法？是否全搞不行，搞一个是一个。反正到处搞独立体系是不行的。

-210-

总理说：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部的项目多了，地方弄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首先下一些，给地方点余地。

缓建、停建，要慎重。经常检查，全年要抓。鉴于一九七〇年大膨胀，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基建中的问题，还要说一条，搞起建设来，顺手牵羊，搞非生产性建设。必要的可以搞。如宿舍、商店、学校，要搞。但是很多不是搞这方面。要指出来。

地方五小要整顿，这句话说得不够。搞五小也要原料、材料、设备有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要讲个范围，搞与农业有利的。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农机、小化肥、小钢厂、小煤矿要有的了。小化肥也不要每个县都有。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要搞。

总理说：

三个突破，去年我讲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

-丁。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也突破了。大跃进时货币流通量没超过一百三十亿，六九年接近一百四十亿，七二年是一百五十亿，今年是一百七十七亿。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商品有差距，货币回不来。人多了，工资多了，货币流通量一定多了，要研究这个问题。多是一定要多的，现在超过了实际。今年市场平衡有三十亿元的差额，差这么多，果子发多了。

林彪一伙破坏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一百七十七亿票子，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大放款，去年四季度预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放款。这样大开支的，过去很少的哩！

职工总数突破五千万人。一下子五千五百七十万，你们抓一下。民工好减，五个工人、临时工要动员，现在就要搞。数字写出来。

总理说：

我怀疑那么多，林彪搞什么？前后左右还不团结，出了个不能乱来，自搞了个乱，还是十年前的问题，……

一后”。前边左右是个大问题，运输也不行，进出口拥挤不堪。这些不建设，光搞大品种不行。

总理说：

按劳分配的问题，是四个一样嘛！还有千难万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说得对！

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总理说：

不敢说老实话，带有普遍性。

（汇报说，十条的内容，我们曾经征求过一些省市区来京同志的意见，很多同志表示赞成，希望中央能发一个文件。）

总理说：

文件准备了没有？要回答上面的几个问题。文件要发下去讨论，发给来开计划会议的同志。

注：此件是国家计委提供的，原题为《总理对〈十条〉的指示》。

毛泽东会见马里 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主席审阅）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说，I SAY（英文：我说），越穷越好！就会革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好的部分。

（外交部绝密文件，文转43）

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

闹了一年多了。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抱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

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插话：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克死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指李白）

—217—

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蔬菜都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肉面包，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指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个别人。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个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日

—218—

本人最好挡住在石家庄、太原以北。可是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作半败北论。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顾国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现在此人还没有落气，但是不能见人了。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脉。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你们搞的托洛斯基文件，我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他就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西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象尼克松讲的。

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

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潮流就不同了，结果还是照我同一些要革命、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批那个速胜论。名为批党外的，实际上批党内的。又批亡国论。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二世，（插话：二世）姑且说是威廉X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部复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中国革命。其办法很简

单。你杀溥人，我敢不能杀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插话：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婕于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外交部〔73〕办文特17号）

注：文中省略号是原有的。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上写有：“记录：王海容、唐闻生”。

-221-

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 总统恩古瓦比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主席审阅）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主席：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他也压迫我们。

总理：我们叫它社会帝国主义，因为列宁说过，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实际上是帝国主义。

主席：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治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

-222-

偏向代表少数的人，那就不大妥了。

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譬如美帝国主义，他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叫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我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

主席：现在这个世界，不要相信是平安无事。

总理：天下大乱，毛主席常说是大乱。

主席：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呢。可是风未了，而且风很急啊！不晓得你们非洲人感觉怎么样？

恩：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现在有表面和平，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大家都谈“安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所以我们对世界和平持怀疑态度。

主席：我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和平”啊，“安全”啊。

(外交部绝密文件，文特57)

主席：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新殖民主义，我不大清楚。

总理：就是象美帝国主义那样，没有殖民地，但有特权，实际上苏联也是，即不是象老殖民主义那样直接统治。

主席：我对扎伊尔的总统说，那个时候，我们很不得把你们统统推翻。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可是这些人不争气，推不倒你啊，那也没有办法啊，只有跟你打交道。他说我这个话是实话。

因为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说，你（指恩古瓦比）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

恩：是这样。

主席：总而言之，应该偏向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如果

的提法。

毛泽东对江青诬陷周恩来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

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给华国锋写的材料中说：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政治局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会谈中所犯错误的会议上，江青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要代替主席。十二月九日，毛主席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和我们两人谈了话。主席对我们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周总理后来告诉我们，主席也跟他讲了这两条。王洪文也曾承认主席那次也对他讲了，不同意十一次路线斗争

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 3 —

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 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和二十一日，毛主席又对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

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次，当面讲。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剑英同志）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主席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

毛主席提议，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均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调去，不要动。

毛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你们还要工作呢，还要保持晚节。〔注〕

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

牛长角干什么呢，无非是斗嘛。〔注〕

〔注〕这两段是校对记录稿后新加上去的。

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对共产党员不要吞吞吐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就是直说。

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毛主席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起棍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比如那个“八三一”、“辽联”，他不要贴你的大字报？你那个出气的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都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

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到了没有呢？司令常常往嘛！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德生同志说：一定顺手！）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

— 8 —

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说他一句都不行，竟批了他三代的祖宗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啦，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

犯点错误呢，改错就好。

毛主席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导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这时，毛主席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毛主席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造反于造反全国。

— 9 —

某一个省就选了三百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呵？！

毛主席说，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杨得志同志带一个旅到延安，我才认识他。他是要抓逃兵的。我说逃兵不要抓，他不喜欢在你那里，让他走了算了，如果要抓，请他吃一顿猪肉，因为他不满意嘛。捆绑不能成夫妻嘛，捆绑能够革命嘛？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同志）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

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

-10-

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捏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

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

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毛主席说，要准备打仗！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们时，又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说，不要相信那些屁话！我们在旧社会，国民党的报纸那么多，广播电台天天吹，又没有把我们变成国民党了嘛。我们还是共产党。现在贴两张大字报，不要紧呢。

总是两面的。你们说了什么四川不行，有些不听话，不听调。这也是常事，养着嘛！有一个能办事的就好了

-11-

寒。

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同志）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一天就“聋子放炮竹”〔注〕了。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你（指许世友同志）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

〔注〕这是《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王熙凤讲的一句歇后语，意思是“散了”。

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按：《晋书·刘元海传》中刘元海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主席说，“鄙”字改为“恨”字。随、陆、绛、灌分别为汉朝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同志）这个人也是少文。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同志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还有什么话讲啊？明天开一个大会就散了罗。（总理说：还要起草一个命令，鼓励大家一下。）噢，这个好。你们带个头。底下的政委、参谋长、总部、省军区、军、军分区，还有什么人武部，人也很多。这个问题不要紧。世界上总是这样的（把两只手合起来），总有两面。有康

对罗瑞卿突然袭击，他不回答。我说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周士第提

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有廉洁，没有贪污，也不行啊，那就只有一只手。这个手（举左手）是廉洁，这个手（举右手）是贪污。是对立统一。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你陈司令（指陈锡联同志），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位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很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这时，总理提议唱个歌，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

毛主席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

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毛主席又亲自指挥，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后鼓掌。毛主席宣布散会。

注：这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文中注是原有的。

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 会议同志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主席审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同朱德同志握手时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对朱德同志）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

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总理：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

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死。

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 CRITICISM（自我批评），自我批评。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
卡翁达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毛主席审阅）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主席：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对。

主席：谁是第一世界？

卡：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主席：第二世界呢？

卡：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主席：搞不清楚呢。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主席：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

—23—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主席：研究一下吧。

卡：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达成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主席：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确实如此。

主席：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欧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注：此件选自外交部编印的《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谈话记录汇编》第十八册。

—24—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批评江青的谈话

(未经主席审阅)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江青同志：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当众说的！（江青同志：说了算。）孔老二讲的，言必信，信必果。（对政治局同志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江青同志：不大好的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江青同志：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不要就好。（江青同志：帽子店，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

-55-

不清楚是谁搞的。我一定特别注意，主席放心。）他们就不吭声呢。（总理：有些也是我们搞出来的。一月二十五日的大会上，我把江青同志的信都念了，当然大家就比较注意了。……）此人（指江青同志）一触即发。（江青同志：没有说。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我讲你的脾气。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帮派呢！（江青同志：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

注：文中省略号是原有的。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

-56-

毛泽东同邓小平 在长沙的一次谈话（节录）

（未与小平同志核对，邓的话系大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主席对邓小平同志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主席也知道了。）好！（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赞成你！（邓：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呀。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 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

（一九七四年末至一九七五年初）

传达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一、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只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搞政治。搞了宗，能同之宗无碍。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刘邓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

以第一副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
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总参谋长
时，主席在旁叫我念邓、张、李时，又加了一个洪（铸）
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村干，李能做事。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给她立不
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机
构（造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
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
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
批判林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一次路线错
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
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
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五一、二月份，
下过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
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的政治局同志
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总”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
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

了，他圣也是反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
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林林问题，主席从历史讲起说，现在
可以不提林林是主要问题，而提林林是革命，
各国人民对林林有所准备。主席认为林林是革命，
林林是革命，主席说，如果林林是革命，林林是
林林，我说，林林是革命，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讲他，
主席点头。

注：此林林是中央办公厅秘书林林，不是林彪之子林林。

**周恩来关于国务院
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

中央政治局审阅后转呈主席批示

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后，政治局常委会上曾初步谈了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后来，在政治局会上，洪文同志曾宣布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常委的分工由各自议定后报中央、主席审批。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国务院召开总理、副总理十三人的常务会议，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同志列席。会议审定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如下：

一、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疗养病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张春桥：主管文化、教育；

李先念：常务，主管财政、贸易；

陈锡联：主管国防工业和体育；

—76—

纪登奎：常务，主管劳动工资和干部调配；

华国锋：常务，主管政法和科学；

陈永贵：主管农业；

吴桂贤：主管卫生和轻工业；

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销；

余秋里：主管计划和工业；

谷牧：主管建设和工业；

孙健：主管工业生产。

二、上述常务副总理（李、纪、华）三人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

三、上述两项分工得主席、中央批准后，即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宣布，不另行文。

谨报，请予审批。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周恩来手稿，毛泽东阅后转达。

—77—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 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毛主席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不久将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也请你们认真学习，并且要努力多读一点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这个学习可以同批林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

—78—

示。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学习中，注意联系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亲自对目前实际状况做一点调查研究。同时，要领导并帮助党员和群众学好。注意总结学习中的先进经验。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

本通知和毛主席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

众。

学习的情况和问题，望及时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

毛主席指示

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

—79—

写文章。要善拆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5号）

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

毛主席召集在京政治局同志开会，到会同志一一同主席握手。

（在与总理握手时，总理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主席问：怎么样？还好吗？（总理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在与叶帅握手时）主席说：老帅呀。

（在与小平同志握手时）主席说：小平呀。

（在与陈锡联同志握手时）主席说：你要挂帅呀。

（主席与登奎同志握手）登奎同志说：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在与吴德同志握手时）主席说：吴德有德呀。

（在与陈永贵同志握手时）主席说：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被钓出来。不要

住在钓鱼台。

(在与吴桂贤同志握手时) 吴桂贤同志说: 主席好, 我是吴桂贤。

主席说: 我不认识你啊。

吴桂贤同志说: 我六四年见过毛主席, 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主席说: 不知道。

吴桂贤同志说: 延安儿女问候你。

主席问: 你是延安人哪? (总理说: 她是河南人, 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在与苏振华同志握手时) 主席说: 管海军靠你呀, 海军要搞好, 使敌人怕, 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比小指)。

苏振华同志说: 现在大了一点了, 现在这么大 (用无名指作比)。

(在与谢静宜同志握手时) 主席说: 你当了大官了, 要谨慎呀。(谢答: 我不想当大官, 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主席说: 试试看吧, 不行就 (作手势) 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主席说: 多久不见了, 有一个问题, 我与你们商量,

-99-

一些人思想不一致, 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 春桥那篇文章, 我没有看出来, 只听了一遍, 我是没有看, 我也不能看书, 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 文元给我看了, 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 都说了经验主义, 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 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 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 无论经验主义也好, 教条主义也好, 都是修正马列主义, 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 批林, 批孔, 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牵头, 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 包括你们在内 (指王、唐), 我也是, 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 我没办法, 我说你们去上学, 他们当了五年工人, 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 我送去的, 也是走后门, 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 我送去, 小谢不得不收, 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99-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总理）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

-91-

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92-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索学说。巴克索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同志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主席说：嗯。

主席说：那是谁？

（张玉凤同志：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也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有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

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二〇年、二一年、二二年，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钨矿，名曰钨矿，其实没有钨。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撤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叶）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曾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

—95—

（主席要叶帅念了一首辛弃疾的诗）

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主席说：此人（指叶）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曾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总理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到会同志与主席一一握手告别）

（在与总理握手时）主席说：还是三句话。

（在与洪文同志握手时，王洪文同志说：按主席的指示办。）主席说：你不要（作手势翻过来翻过去）。

—96—

江青同志说：听主席的。

张春桥同志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姚文元同志说：照主席的指示办。

（主与陈鹤联同志握手时）主席说：司令官死。

（吴桂贤同志说：主席保重。）

周恩来就如何传达
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等问题
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五月三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主席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的问题。经过五月四、七两晚的会谈，洪文同志传达主席的指示，说红旗五期写了文章，主席的批示不要下达了。于是我们就考虑到中央是否需要再发一个文件，从正面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在中国如何实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等政策问题（这在主席二十多年来提倡和规定的政策中已有许多），以利于学习和实践。当时，春桥同志说，如要搞文件，就需要一段时间。此事，请中央政治局同志讨论后报主席。

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席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邓注）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一九五九年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王洪文五月二十二日批：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张华、志远、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

张春桥五月二十二日批：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反对报主席。

江青五月二十四日批：许多情况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五月二十四日批：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五月二十四日批：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周恩来五月二十七日给张春桥的信

春桥同志：

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脸上皮下毛血管麻痹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要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还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讲：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

-103-

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谈。盼复！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

张春桥五月二十七日批：

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周恩来五月二十七日批：

呈主席批阅。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原件上未见毛泽东阅。

-104-

中央政治局批评“四人帮”的
两次会议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三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东大厅

吴德：

主席说：我的意见，有的人不信，不相信三条。九大、十大都讲反修正主义，三条。

四人帮不要搞了。照样搞。

听过三次。四月，十二月，这次。

这次又讲。又引起注意。没有向主席讲清楚，没有在行动上实际改正。所以主席才要我们讨论。

对我们每一个同志责任更加重了。

邓：

三号，主席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提到很多原

-105-

则。首先是告戒政治局同志。

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很重要的问题。告戒、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连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主席问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得深、浅。需要好好讨论。

四月二十三日批示。二十七日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历史都提反修，是否改变九、十大的提法？这没有什么过。对照主席的话，看得太浅。到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机床厂。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比走后

-106-

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话是讲清楚。水平不够，讲不清楚。

纪律，不要送材料。

就是讲错了，也有帮助。体委，十八号送材料。

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二十七日的会，没过头，没有讲。

这次会，我意见不应该把什么都讲。

这次，主席主要要我们讨论三要三不要。

重复讲。江青同志提倡论联合政府，是重要的，应当学。启发我学了改造学习、整顿三风，历史问题，五七年宣传工作会议。想想我们党，如果光有正确的风气，只有井冈山，九次决议，此外，在全国统治的是教、经，都是搞宗派主义，打击、排挤、勾心斗角，老同志可以想得到的。总结党的生活，怎样才能端正路线，弄清思想，团结全党，是延安整风。用完整的语言表达。对王明都要作具体分析。对四中全会。建党学说，列公也没有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对宗派主义，采取正确办法。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有的不是。如张国焘，陈昌浩。非常耐心，又很严肃。才产生了七大报告。打败了日本，蒋。方针，政策，一片兴旺，五湖四海。高度统一。不是小圈子，是大圈。解放后，几次路线斗争，都是修正主义，没有宗派主义。三条是总结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这方面，要讲安定、团结，首先要搞马列，不搞修正。搞团结，更要注意。首先政治局要注意。理论、经济，三条。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来的。我是相信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党不值钱，突击发展党。我们带头做到这一点。

先念：四月二十七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份。没有越轨。

四人帮。又谈到四人帮。“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耍搞。”

锡联：一个方针，三条原则，不要搞宗派，有问题，

讲清楚。

小平讲党的历史。大党。不能少数人，要多教人。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东大厅

沉默，沉默，又沉默。

叶：政治局讨论批示、指示。三要三不要。我的体

会：

1、56宣传会议，批修。主要危险。五号文件以后，批资。形势很好。三月一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这个问题，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非常必要。不学好，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有些同志谈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帮助我们。坚持，不是那一个人。

2、团结。不要分裂。不同于庐山。我理解：文革以来，文革许多人垮下去了。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在情况变化以后，任何组织都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

-109-

害团结。历来小组织存在，分裂。

3、请示报告，严守纪律。

几乎重大的问题，

基，批，完全对的。

十一次路线，事先未请示。

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

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个人，组织，纪律。

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引起严重注意。

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

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

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背叛。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洪文：

开了三次。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1、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

-110-

主席。

2、四人帮。前年十一月会议。七人小组。分总讨论。批林批孔，七人小组。李德生材料。其他事情也说过。去年十一月份，江、王、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3、抓大事。并不是都没抓。政治局学习，没有提出办法。国际问题，也有该研究没有研究。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直到看到修、经验是主要的？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有同志说我懂起来，因为事情经过我的手。

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

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二十七日会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有两个保留：

(1) 形势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

好的。

(2) 十一月会议，“十一战役”，

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十一月会议，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

二十七日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写报告。

注：此件是原稿的复印件，选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毛主席和江青 江青和姚文元来往信件》。

—111—

—111—

毛泽东同邓小平关于批评 “四人帮”的一次谈话（节录）

（未经主席审阅，未与小平同志核对）

（一九七五年六月）

（邓：会议的情况〔注：指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以后，政治局根据主席指示开会批评“四人帮”的会议。〕毛主席都知道了。）

（主席点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指邓）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

—113—

了。）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那好。

（邓：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主席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要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总参谋长。）

就是这样。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中的注是原有的。

—114—

毛主席重要指示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逆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搞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阶级统治、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林、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

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抢，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号了，要作工人阶级，就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到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崩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

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崩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

意，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读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叛党”，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但他的错误就是帮助，帮得不好，就是要批的，但不是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附件一）

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上次请学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信件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

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

主要三个方面：

- 1、阶级斗争为纲
-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 3、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

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示。

通信员

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二〕

毛远新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

主要是最后一段（⑨）把对小平同志的批评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这样安排是否合适，请主席批评指正。

如果这样安排原则可行的话，我请东兴同志印一个清样出来，再送主席审阅。

退毛远新

二月二日

注：这两封信毛泽东阅后均批：“可以”。这两个附件不是中央文件原有的，是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材料中复印的。

〔附件三〕

毛远新的笔记（节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时，否定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有关内容从略。

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

自（己）的帮助教育。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

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攻击和诋毁。在批斗会后，邓小平同志讲了自己的意见。

小平同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170—

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小平同志列举了三月以来作了那些工作和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一号）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我：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71—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一月二十日会上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情况后，毛主席同毛远新谈了话。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海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文内的括号文字是编者写的说明。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 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 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华国锋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好。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真

—174—

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委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说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适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名字

—175—

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5号)

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

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团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周特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退 光 迅 新

四月二日

（注：见津东四月三日简报：“周意”，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核转的。）

-178-

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

华：今天晚上研究一下。

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
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个，单位1400多个单位
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三号507个单位
送800多个，四号420个单位送450个，大的有六米直
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

三号有20万人，四号有7—8万人，最多的是七机
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

北京市：广播器材厂（761）、曙光电机厂、青
云仪器厂。

重型电机厂，送了个钢洋的花圈。送的比较多的
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179-

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附件〕

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
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主席：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毛远新的亲笔记录。文中的错别字是原有的。

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余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语言，造反革命言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批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囑”、“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

—184—

向广大群众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捕了十人并在五处）

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造花国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囑”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聚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语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在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

—185—

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园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五日凌晨五时）在五万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

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 毛远新

四月五日

注：此件经毛泽东阅过，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文中的错别字是原有的。

—187—

中央政治局四月五日会议记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四月五日。

刘传新：

这次看：有组织的两百余人，有四、五千人是凑在一起的。

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

说卫戍区抓了人

只要碰见战士民兵、公安人员就打。

打伤168，重伤15人（四个战士、十一个公安人员）。

民兵61

战士52

公安55

砸了两辆，烧了四辆汽车。

《新建反委员会》

放火烧房子，把自行车砸了浇上汽油烧。

—168—

利用战士打不还手，伤了些人，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在市委广播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就散开了，一万民兵带着短木棍包围上去，分批清理后，今天抓了38个人。以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得。

四月三日——五日凌晨：26人，

职工16，

学员7 团员10人，

下乡青年2

外地2

帖写反革命小字报演说。

广播事业局一个人录了四盘最反动的东西。

特点：矛头集中、演说、诗词、悼词，

集中主席、集中中央，

这么多讲话文章，不提走资派，不提主席，除了攻击的手法多样，诗词、教歌、演讲、不是青年人写的，恶毒隐晦。

不顾一切后果的 法西斯的。

—169—

写血书的。

今天这个疯狂性看得更清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够立案侦查的有300多起，反动的东西，2——4，共340多件，群鬼乱舞。

整个活动来看，

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今天来的这么猛反扑，出于我们的意外。

昨晚搞了一夜，原以为要喘息一下，没想到早上六点就开始了。

今天这么一搞还要防止新的反扑，

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弄清的。

明天，组织三万，民兵，九个营的卫戍区。

只要允许铁打还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对付。

这些人很可能组织一些暗杀队的。

吴忠：

准备三万民兵在两个公园。

历博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120—

中山一个营。

劳动一个营。

市一个营。

正一个营。

西康招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市区集结的九个营，多数3、4营，《人民日报》报导同志住址。

我估计不足，准备也仓促了，上午搞得不妙，以为总要喘息一下。

历史博物馆的楼、指挥部、管部、得想到他们真敢烧，从一点点火要把人烧死。

马小六、张世忠、两个副司令、两个副局长，教訓的较多。

从抓到的文字、语言、行为恶毒得狠，打外国、日本。

纪念碑上贴了一些诗词。

天翻地覆心澎湃。

直捣黄龙酒满杯。

—121—

为保总理青松挺，
准备热血喷体外。

毕：

今天这件事开始估计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总结经验教训。

敌人今天充分进行了暴露，烧了汽车、房子，打了人，进行反革命的宣传。

这是蓄谋已久的，全国搞的。

这几天是在大造舆论，煽动，下一步真正搞什么，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明天指挥要沉着要看准，轻易不动，一出就要取胜。

测量分工，民兵和公安分工。

注意摸索线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国发个通报。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毛远新的亲笔记录。文中的错别字是原有的。

—192—

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四月六日中央政治局 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

士气大振，好，好，好。

六日十八时

毛远新的报告

主席：

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193—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园，今天他们早上六点（五日）就来了，提出1、要花园，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

伤：168人，其中：民兵61人

战士52人

公安人员55人

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

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

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铭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退毛远新

五月六日三时

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 性质问题所写的字迹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 一 首都
 - 二 天安门
 - 三 烧、打
- 性质变了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经查毛远新写信的时间应为四月六日三时。

—198—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199—

〔附件〕

毛远新的笔记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四月七日上午8:05—9:15

(汇报了四月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却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嗯。(点头)

(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

—200—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亦派
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
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指桌上人
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分)吴德讲演等。

(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
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言)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
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挥手)

(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201—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

主席：叶不找。

（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9号）

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编号 0715623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2〕3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为了加深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重大意义的理解，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中央决定：

一、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扩大发放范围：工、矿、企业发至班组，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至四十人的发两份，四十人以上的发三份；农村发至生产队，三十户以下的发两份，三十户至五十户的发三份，五十户以上的适

当增发，居住过分分散的酌情增发，大队发二至三份；军队发至排，每排发两份；大、专院校和中学，每个教学班发两份，小学五、六年级，每个教学班发两份，教职员工平均每十五人左右发一份；商业部门发至班组和营业点，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以上的发两份；机关发至科、室，大体按每十人左右一份；街道发至居民委员会，大体上按有阅读能力的每二十人左右发一份。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

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都应认真办好学习班，培养训练宣讲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好，亲自宣讲，和群众一起阅读学习，开讲用会、座谈会，并根据文件的精神解答群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好的发言稿，请选送中央。

三、文件发至基层后，要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如有遗失要追究责任，酌予处分。

四、中央将陆续发表这类材料，均照此办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发出

共印一、〇〇〇、〇〇〇份。

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2〕1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浙江省委：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浙江省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逐步深入地开展了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这场斗争，使全省军民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激起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促进了战备，推

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先后来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开会。一个月来，我们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还听取和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许世友同志的主持和帮助下，我们联系浙江省的实际，愤怒地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使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四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浙江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并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解决浙江问题的方向。我们表示热烈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现将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月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尤为严重的是，直到去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彪的画像。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他们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彪修建了“行宫”。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听不进去，而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我们认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的这些检查，同刚来京时比较，是有进步的。但是，检查还不够深刻。他们表示，回浙江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彻底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把自己摆进去，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并作进一步检查。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解决浙江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揭批林

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他们已检查交代的主要问题是：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就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南萍同志支持了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配合林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同志继续充当林陈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吹捧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激动人心”。在一九七一年

守浙江”、“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只不过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陈励耘那么一小撮。在浙江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个别人。在揭发批判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错误时，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只要犯错误的同志认真检讨和交代问题，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陈励耘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就应当欢迎。要严格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搞人人过关。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吸取教训。同时，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大局为重，防止反复。

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几年以来驻浙部队，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现在，“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左人员一律归

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搞深搞透。各级党委一定要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到底。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彻底揭发林彪一伙的罪行。

首先召开包括省军区、二十军、空五军、海军、舟嵊要塞区等主要负责同志在内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第二步，扩大到地委常委和部队师以上干部，传达学习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并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要向会议进行检查交代，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三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县、团一级。关于如何向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传达的问题，将另行请示。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强调：浙江省广大军民，包括空五军、二十军指战员在内，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彪及其死党的所谓“根据地”、“国

要主动商量，有意见要及时交换，有困难要互相帮助，有缺点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受骗上当，沾了边的，甚至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相信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以路线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在省委领导下，建立专案清查小组，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扎扎实实地把浙江的工农业生产搞好。现在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各级党组织切记勿违农时。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

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各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凡涉及全局的一切重大问题，如战备、民兵、征兵、复员退伍安置等工作，均应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统一部署和实施。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和民兵工作，“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要经常地扎扎实实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地方党委应把地区性的工作，通知所在地的驻军；军队应主动配合，大力协助，经常主动征求地方的意见，听取对部队的批评。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破坏军队的团结，妄图分裂驻浙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的指示，使陆海空三军各部队亲密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驻浙各部队都要尊重南京军区党委的领导。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的教导，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军民、军队之间，有问

编号 0458674

中共浙江省委文件

省委〔1972〕9号



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 全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省委扩大会议，从六月七日开始，到今天结束，历时二十二天。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会议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四月十五日、二十五日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和中央〔1972〕4号、12号、16号文件。许世友同志和王洪文同志到会多次作了指示。到会同志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决策，英明正确，非常适时，完全表达了全省军民的热烈愿望和

· 1 ·

由于浙江情况比较复杂，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得更好，必须加强领导，除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外，建议中央派人指导帮助。

以上报告，请批示。

南 萍 熊应堂 铁 瑛
王子达 白宗善 马 龙
张孝烈 万振西 夏 琦
侯建新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个立场上，走在一条黑线上，坐在一条黑线上，正如同志们所说，同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拼凑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他们在杭州策划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框框，为林彪建造了指挥反革命政变的“行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勾当。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妄图在江浙一带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会同志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对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越揭，对林彪及其死党越恨；越揭，越感到这场斗争非搞不可。通过揭发批判，大大增强了把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南、熊多次拒绝、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教育，以种种恶劣手段，打保票，定调子，捂盖子，压制群众，阻挠和破坏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基础上，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事实证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南、熊同林彪死党陈励耘一伙，完全站在

• 3 •

迫切要求，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一）会议收获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16号文件。到会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狠揭狠批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狠揭狠批了南萍、熊应堂两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揭发批判，到会同志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家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会议开得很好的，发展是健康的。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

• 2 •

彻底揭开我省阶级斗争盖子，解决好浙江问题，肃清林彪反党路线的流毒，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掌握思想武器，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以大局为重，搞党性，不搞派性，着重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对跟着南、熊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不打横炮，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到斗争中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会议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发展不够平衡。有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个别同志也出现过一些急躁、抵触情绪。这主要是由于省委常委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引导不够。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

一个立场上，走在一条黑线上，坐在一条贼船上，陷得很深。正如同志们所说：问题越揭越深，南、熊的面目也越看越清。过去南、熊把自己打扮成“浙江正确路线的代表”，现在看穿了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林彪反党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过去南、熊宣扬同陈励耘是有“斗争”的，现在看穿了他们是互相勾结，疯狂向党进攻；过去南、熊伪装“老实”，现在看穿了他们欺上瞒下，搞阴谋诡计，是典型的两面派。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经过这场斗争，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理解，提高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同志们说：过去南、熊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了不少同志，现在认清了他们的丑恶本质，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斗争。所有这些，都为

轻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却完全按照林彪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彪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彪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

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彪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同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彪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〇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

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

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 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己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一九七〇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轰

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擒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〇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

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〇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查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

件,甚至发放武器,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以致全
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中,南、熊

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一严重问
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第四,同“5·16”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
党乱军活动。

一九六七年,“5·16”分子林岗等人领受王、关、戚的黑
指示,三次窜到浙江。南萍和陈励耘多次接见他们,让他们
参加军管会的重要会议,安排他们住到公安机关,听凭他们
在专政机构内部盗窃机密,收集、整理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
的黑材料,经过南萍和陈励耘审阅后交给了关锋、戚本禹。

南萍和陈励耘与林岗等人共同策划,大刮揪军内一小
撮的妖风,要在浙江搞出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样板”。
他们勾结南京军区下放干部组织的“批资总部”,对抗
毛主席指示,反对南京军区领导和许世友同志。他们对抗
中央关于军以下机关不开展“四大”的指示,插手驻浙部
队,煽动军内起来“造反”。在他们的策划下,省军区
部队从上到下,纷纷建立“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
大”,揪斗各级干部。他们公然支持舟嵊部队中少数不守
纪律的分子搞“四大”,造舟嵊要塞区党委的反,南萍说
“革命那有经过批准的”,“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南、熊伙同林岗等人,策划和挑起了一系列武斗事

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
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他们违背党对
群众。

早在一九七〇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
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
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
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
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特别严重
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
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
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
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
××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
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
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
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
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
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
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

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他们违背党对群众组织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打击不同观点的群众。

南、熊否定十七年来公安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硬说浙江的公检法是“特情专政”，把全部特情名单公布于众，进行批斗，同时大砍劳改单位，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对敌斗争的一些必要手段作为通敌的罪证，伪造证据，欺骗中央。去年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后，他们对抗毛主席指示、封锁总理的批评，一意孤行，不思悔改。

几年来，南萍、熊应堂封锁、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推行林彪的反党路线，在全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革命团结；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正常生活；在农村大搞形“左”实右，破坏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经济政策，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些地方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在林贼自我爆炸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等待了南萍、

件，甚至发放武器，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以致全省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了严重恶果。

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中，南、熊极力抵制，定了许多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使我省清查“5·16”的运动始终开展不起来。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黑旨意，破坏一月会议精神贯彻，分裂军队。他们大反南京军区领导，长期阻挠舟山问题的解决。他们不但破坏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团结，而且在部队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对省军区，他们建立了“党办”、“学办”，凌驾于党委和司、政、后之上，搞单线领导，严密控制。他们妄图通过搞驻浙陆、海、空三军“团结”决议，统帅驻浙部队，夺南京军区的权，为林贼“一块一块拿到手”效劳。

南萍、熊应堂极力阻挠和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分裂干部、群众。他们对抗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多次指示，对有些已经审查清楚的干部迟迟不予解放，解放了的也不妥善安排使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上，他们还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

致，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南、熊积极投靠林彪，参与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是政变反政变，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关系到浙江三千三百万军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场斗争。我们要站在党性立场上，从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和意义，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划清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同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作坚决的斗争。如果站在派性立场上，从个人得失来看问题，那就会模糊这场斗争的性质，走到邪路上去，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下贼船。只要他们向党和群众交心，彻底交代问题，坚决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我们还是欢迎的。至于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

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同全国各派

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过去，南、熊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

熊应堂半年之久，他们不但不觉悟，反而千方百计定调子，捂盖子，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批评。中央调他们到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他们却收集黑材料，准备“打官司”，讲假话，欺骗中央。回来后，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扩大会议，在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下，南、熊虽然被迫承认了一些事实，但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向党交心，态度很不老实。

（三）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让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

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过去，南、熊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事实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许多干扰和破坏的。他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不但有阶级根源，而且有历史根源。大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就逐步投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他们的反党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到一九六九年的一月会议，他们就上了贼船，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我们揭发南、熊的错误和罪行，必须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但也必然要联系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揭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罪行，决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它只会促使我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真正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促进大好形势的发展。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毛主席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驻浙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浙江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过去有些群众组织之间，存在一些隔阂和对立，有些群众过去受了压，肚里有点气，有些群众还有派性，这是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的破坏和南、熊推行林彪反党路线的结果。要把这笔账记在林贼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身上，记在南、熊身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我们不团结，阶级敌人就会乘机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大好形势。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些同志过去在南、熊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执行了错误路线，这是受骗上当的问题。对这些同志，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热情帮助，做过细的思想

和政策的好风气。对贯彻中暴露出来的政策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经过请示批准，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第三，以路线为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工人、社员。

驻浙部队，第一步，以团为单位，传达到排以上党员干部；第二步，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具体安排，由军以上单位自定。各军分区、县人武部分别由地、县委统一组织贯彻。

在传达贯彻中，要坚决按照16号文件和许世友同志、王洪文同志的指示去办，切实掌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好。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大揭大批，不能捂盖子。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促上去。

第二，认真学习中央〔1972〕16号文件，弄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始终把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揭发批判南、熊的问题，养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工作，使他们转好弯子，也应当允许他们有个认识过程。这些同志自己应当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和群众站在一起，积极揭发批判，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接受教训，改正错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取得主动权。有些同志过去受了压，挨了整，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集中目标，重点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我们相信，通过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全省广大军民必将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激发战斗意志，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今后意见

扩大传达中央〔1972〕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县为单位，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时间十天左右。第二步，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工人、社员，主要是正面教育，也要进行揭发批判。

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先传达到党员、干部，然后传达到

Nº 0173054

中共浙江省委文件

省委〔1972〕11号



各地（市）、县委（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批复印发给你们，
你们随同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按省委既定的传达步骤
同时向下传达。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附：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批复全文

和政策的好风气。对贯彻中暴露出来的政策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经过请示批准，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第三，以路线为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传达贯彻期间，各级党委要分成两套班子，科学分工，既要贯彻好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又要扎扎实实把当前工农业生产搞好，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即将到来，各地一定要不违农时，集中力量把这一仗打好。

第四，要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防止反复。浙江地处海防前线，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排除“左”右干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各级领导要转变作风，深入实际，经常分析党内外思想情况，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发现问题，抓紧解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要贴大字报。重要揭发材料可直送省委专案组。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发至农村生产队
共印一一七三〇〇〇份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发出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告悉。

中央同意你们根据主席、中央指示原则对南萍、熊应堂采取离
职审查的决定。经过你们审查后，可派负责干部护送南、熊两人来
京交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共印一七七五〇〇份

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翻印

· 2 ·

60038
9129789

文革期间 毛泽东及中央领导讲话 (补篇)

